



□李学朴

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高科技烟花令人目不暇接，其中绚烂的迎客松烟花在鸟巢上方绽放，松针十分逼真。

烟火，今又称礼花、烟花，是在纸筒等容器中装以火药和某些金属盐，点燃后焰火喷射，呈各种颜色。其实，烟火在宋代就已经成为民间娱乐一种常见形式。北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中曾多次提到“烟火大起”“就地放烟火”等，夹在“百戏”中以增加气氛。

中国是最早发明火药的国家，也是爆竹和烟火的故乡。隋炀帝有诗曰：“灯树千光照，花焰七枝开。”指的就是烟火，烟火在喷射的时候，像树枝般伸展出去。自从唐代诗人孟浩然形象地称之为“火树”以后，“火树”一词也成了烟花火的代名词。

烟火一般认为是在爆竹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节日喜庆用品。最早的烟火出现于何时，目前尚无统一的说法。但真正意义上的烟火应当出现于火药发明之后，则是毫无疑问的。就烟花的渊源来说，汉代的百戏表演中已有“吞刀吐火”的节目，南北朝萧绮在《拾遗记》时也引述《淮南子》说：“含雷吐火之术，出于万毕之家”（今本《淮南子》中此文已佚）。“含雷”描述的是爆竹的声音，“吐火”则描述了喷射的效果。这说明在汉代已经有了“吐火”的幻术，而这种“吐火”的幻术表演就是烟火的雏形。

宋代烟火生产技术和花色品类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，如起轮、走线、流星、地老鼠等。据记载，北宋京都汴京（今开封）的李外宁以及南宋临安的陈太保、夏岛子等都是烟火设计和表演名师。烟火在当时已成为民间的娱乐商品，市场上有烟火作坊专门销售。

南宋吴自牧《梦粱录·十二月》中说：“街市扑卖锡打春幡胜……又有市爆仗，成架烟火之类。”宫廷中施放烟火的规模非常大，据周密《武林旧事·元夕》记载，上元节夜在宫中一次就要施放烟火百余架，南宋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中记述了民间和宫廷“放五色烟火”的情形。据说，宋理宗时，理宗和太后在庭中观看施放烟火，忽一“地老鼠”直闯入太后座下，哧哧的声响及耀眼的火花将太后吓得惊慌失措。

北宋京都汴京的烟火之胜，也是很著名的。史籍中还谈及这时出现了“药发傀儡”或“药法傀儡”，其具体情况已不可考了，有人说它就是烟火爆竹中显现戏曲形象的那一种。到了南宋，虽属偏安，但周密在《武林旧事》中记载淳熙十二年（1185年）孝宗观看烟火的情景说：“宫漏既深，始放宣烟火百余架，于是乐声四起，烛影纵横，而驾始还矣。”可见其景况之盛。而在达官巨贾中，集百巧为一架，通宵放烟火以为乐的，也大有人在。

明代的烟火业发展极为迅速。元末明初陶宗仪《墨娥小录》一书中对于烟火的科学配方已有记述。该书卷六“烟火”中便列举了“金盏银台”“白牡丹”“松竹梅”“水瓶花”“紫葡萄”等二十二种烟火的配方。明代烟火的种类十分丰富，据沈榜《宛署杂记》记载：“有声者曰响炮；高起者曰起火，起火中带炮连声者曰三级浪；不响不起旋绕于地上者曰地老鼠……”《帝京岁时纪胜》中除去上述名目外，还介绍了“竹节花”“金盆捞月”“大梨花”“泥筒花”等烟火品种。《帝京景物略》《陶庵梦忆》等书中还谈到“葡萄架”“珍珠帘”“长明灯”“黄蜂出巢”“百兽吐火”等品种。

明代不仅烟火的种类繁多，其施放方法也丰富多彩。为了增加热闹的气氛，往往不再一个个地零星燃放，而进行扎架组合，将各种各样的花炮分组绑在木架上，再用火药线顺序连接起来，一经点燃，则连续放很长时间。其间出现各种颜色的灯火、流星等，且不时出现花鸟和亭台楼阁等景象，甚为壮观。正如《宛署杂记》中所说的那样，“勋戚富有之家，于元夕集百巧为一架，次第传热，通宵为乐。”

明初的瞿佑（字宗吉）有过这样的诗句：

“天花无数月中开，五色祥云绕绛台。”这指的也是架子烟火，所谓架子烟火，就是在一二丈高的云梯、木桩或竹竿上，扎着蟠宫月殿般的彩阁（或是在城楼上），并在其中置放种种烟火爆竹。一经点燃，便噼啪声起，不时有流星飘飞，明弹迸射，进而万花破门而出，如龙飞跃，似凤惊掠，最后电掣雷轰，天花烂漫。瞿佑诗中形容的，也许就是这样的景象。

明末马士英还特制了一架装有机关的烟火呈送给皇帝。据说点放之际，殿柱间竟有飞龙盘桓，一时传为神奇。《如梦录》记述汴梁元宵节放烟火的情况时说：“烟火架上，安设极巧故事，纵放走线兔子，有火盆、火伞、火马、火盆、炮打襄阳、五龙取水、牌坊等名，花炮声震耳。两学官前，俱有高照花灯、花炮、起火、水兔子入水穿波，随风赶人，有赛月明、高处响炮、九条龙取水、九转高升，各样奇巧。”所谓走线兔子是将一兔形烟火器悬挂在一条长线上，燃烧后在尾部喷火而沿线迅速奔走，当走线悬在水面上时，兔子可以潜入水中，再蹿出水面奔向线的另一端，又称为“水兔子入水穿波”。所谓“火马”则是在漆塑兽形内装以烟火药剂，“移时，百口兽出火，纵横践踏。”烟火还与舞狮、龙灯等娱乐形式相结合，更为引人入胜。

《陶庵梦忆》记“鲁藩烟火”时说：“及放烟火，灯中景物又收为烟中景物。天下之看灯者看灯灯外，看烟火烟火外，未有身入灯中、光中、影中、烟中、火中，闪烁变幻，不知其为王宫内之烟火，亦不知其为烟火内之王宫也。”其精彩程度由此可见一斑。

被称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的《金瓶梅》第四十二回“逞豪华门前放烟火，赏元宵楼上醉花灯”中就描绘了元宵节燃放烟火的情节。明末文学家张岱在其《陶庵梦忆·卷二》“鲁藩烟火”中则描绘了山东兖州燃放烟火的盛况，清代富察敦崇的《燕京岁时记》中则记载了北京元宵节赏灯放烟火的场面及烟火的种类，等等。这些资料中记载描述的烟火种类及燃放场面，均可谓奇妙绝伦、巧夺天工。

《聊斋志异》卷八《放蝶》篇中也涉及了放烟花爆竹的情节：“青城于重寅，性放诞。为司理时，元夕以火花爆竹缚驴上，首尾并满，牵登太守之门，击柝而请，自白：‘某献火驴，幸出一见。’时太守有爱子患痘，心绪方恶，辞之。于固请之。太守不得已，使阍人启钥。门甫辟，开火发机，推驴入。爆震驴惊，踶跃狂奔；又飞火射人，人莫敢近。驴穿堂入室，破瓯毁瓶，火触成尘，窗纱都烬。家人大哗。痘儿惊陷，终夜而死。太守痛恨，将揭劾。于浼诸司道，登堂负荆，乃免。”

清代的烟火品种更加丰富，烟火制造业进一步发展。清人李绿园在《歧路灯》第一百零四回中列举了数十种烟火，诸如“日月合璧”“二仙传道”“五星联珠”“敬德洗马”“张仙打狗”“和尚变驴”“李三娘推磨”等等。《燕京岁时记》中也有关于烟火的记载：“每至灯节，内廷筵宴，放烟火，市肆张灯……花炮棚子制造各色烟火，竞巧争奇，有盒子、花盆、烟火杆子、线穿牡丹、水浇莲、金盘落月、葡萄架、二踢脚、飞天十响、五鬼闹判儿、八角子、炮打襄阳城、匣炮、天地灯等名目。”清代烟火的施放方法除扎架组合外，还有“合器施放法”，也就是说将两架甚至数十、数百架烟火“巧合成一剧者”燃放。

赵翼在《詹曝杂记》中记述乾隆十五年（1705年）观看这种烟火的情形时说：“药线徐引燃，成果画栏杆五色。烟火数十架，每架将完，中复烧出宝塔楼阁之类，并有笼鸽及喜鹊数十在合中乘火飞出者。烟火大发，其声如雷霆，火光烛半空，但见千万红鱼奋迅跳跃于云海内，极天下之奇观矣。”清代还出现了记述烟花制作技术的专著——《火戏略》，详细介绍烟火的燃放原理、原料配制、制作技艺、操作程序等事项。作者赵学敏曾细致考察了烟火作坊，该书可以说是对当时烟火生产经验的总结，直到今天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。

## 【文化观】

# 宋风都在词风中

□孙葆元

宋朝过去了一千多年，宋朝是个什么样的朝代？窥探宋朝有一个窗口，那就是读它留下的词。

词在唐末萌芽，到五代已经孕育得枝繁叶茂，当北宋扛起词的文化旗帜，有两股风向鼓动着这面文化的大旗，一股来自南唐词派，一股来自西蜀。先请看钱惟演这首《木兰花》词：“城上风光莺语乱，城下烟波春拍岸，绿杨芳草几时休？泪眼愁肠已先断。情怀渐变成衰晚，鸾鉴朱颜惊暗换，昔年多病厌芳樽，今日芳樽惟恐浅。”

这是典型的西昆体，词中充满脂粉气，钱惟演是吴越人，与隐居钱塘的林逋开创了清丽绵柔的词风。此风一吹，身后立刻跟上一大批追随者，最著名的是晏殊。他以一首《浣溪沙》登峰造极：“一曲新词酒一杯，去年天气旧亭台，夕阳西下几时回？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，小园香径独徘徊。”文化史家给了他一个精准的定位：花间词派。宋词就是从这种柔风花香中走上它的舞台。

首先冲破花间香阵的是范仲淹，他也曾在花间徘徊：“黯香魂，追旅思，夜夜除非，好梦留人睡。明月楼高休独倚，酒入愁肠，化作相思泪”。但是，当他踏上西北边陲，面对胡笳塞风，扛起捍卫国家的责任，就唱出《渔家傲》：“塞下秋来风景异，衡阳雁去无留意。四面边声连角起，千嶂里，长烟落日孤城闭。浊酒一杯家万里，燕然未勒归无计。羌管悠悠霜满地，人不寐，将军白发征夫泪。”完全是苍凉悲壮的词风。

生活改变着词人，词人又把他对生活的感受写入词中，词风就在生活的磨砺中刚硬起来。范仲淹这首《渔家傲》开创了豪放派词风的先河，影响了后面的苏轼，他们的目光不再流连花前月下，而转移到对家国命运、跌宕人生的思考，词风就发生巨大的转变。

苏轼是宋词中里程碑式的人物，他把目光投向更广袤的世界，在题材上向积极的人生态度、勇敢的人生担当转变，即使身处低谷，仍然寄情河山，纵论青史，发出生命里的强音，于是词风在他笔下浩荡雄浑，突破了宴殊的“小院”情怀，有了一泻千里的气势。豪放派词人的出现，让宋人的词风有了“骨气”，所以王灼在《碧鸡漫志》里评价苏轼，“指出向上一路”。晁无咎不吝赞美之词，说他“横放杰出”。苏轼领唱一个时代，跟上的就有了辛弃疾、陆游、陈亮、刘克庄、张元干、张孝祥等一大批词人，尤其北宋沦亡、南宋羸弱之时，他们用一个时代的呐喊为历史留下罡风。

柳永是婉约词风的代表人物，他的词多表现市井勾栏、底层情怀。他的词风与花间词不同，花间词是有闲阶层抒发的闲适优雅风气，他虽然也在花下徘徊着，唱出的却是离别的泪水，漂泊的叹息，是底层的挣扎。“凡有井水饮处，即能歌柳词。”说明他的词深入人心，他应该是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手，表现的也应该是那个时期的市井风气。

同是婉约派词人，李清照是一位写“愁”的高手，千年以来，无数的后人模仿她，其实都没有读懂她。她的愁，有父亲李恪非被列为元祐党人时的闺愁，有与丈夫赵明诚分别时的离愁，有被迫南迁，舍弃无数家藏时的家愁，更有漂泊无定的国愁。她的经历决定了“愁”的由头，她没有柳永式的离别，却有着宦官阶层另一番对国家的忧戚，她的“愁”就在点点滴滴的生活中真实地表现出来。

宋高宗绍兴四年，当李清照历尽漂泊，避居金华，有人告诉她，这里的双溪风景很好，应该去看看。她没有观山问水的心思，写下《武陵春》：“风住尘香花已尽，日晚倦梳头。物是人非事事休，欲语泪先流。闻说双溪春尚好，也拟泛轻舟。只恐双溪舴艋舟，载不动许多愁。”山河破碎，哪有心思观赏双溪春水！正是这个“愁”，表现了她内心的刚强。

俞正燮在《癸巳类稿》中评论这首词说，“流寓有故乡之思”，他看透了李清照的心思，故乡的水难道不比双溪的水更好吗，可是回不去了！何其哀婉，读之让人何其神伤。再看她的《题八咏楼》，也是在金华，她咏道，“千古风流八咏楼，江山留与后人愁。水通南国三千里，气压江城十四州！”还是写“愁”，这个“愁”仍然是国愁。婉约的词人骨子里有着刚强，婉约不是花间词的绮靡涂地，而是温婉中的硬度。李清照也不是婉约之人，国破家亡的人生让她挺立在悲风中，一张口就是收复故国。面对南宋朝廷的沉闷，她发出“但愿将相过淮水”的呐喊，淮水北边就是金人的占领区。

同样，豪放派中也不失婉约成分，豪放派苏轼也有婉约词，比如《蝶恋花》，以一个少女荡秋千形象咏春，寓意着时令的春和人生的春，春里的忘情，春里的神采飞扬，突然那欢愉的笑声停了，变成了模糊的悄语，墙外偷听的人无比失落。

清人王世祯评这首词说，“恐屯田缘情绮靡，未必能过。”可见他也是写婉约词的高手。苏轼的另一首《江城子》叙说梦里与亡妻王弗的相见，让千古垂泪，“十年生死两茫茫。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夜来幽梦忽还乡，小轩窗，正梳妆。相顾无言，惟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断肠处，明月夜，短松冈。”他在问，我们离别十年了，纵使相见，你还认得我吗？我昨夜驾梦返乡了，看到你在窗下梳妆，还像往常一样。他的梦就定格在那个故乡的窗下。

宋风豪迈，宋风情深，宋风即有宫廷的红颜脂粉香气，也有市井“拼却醉颜红”的歌吟，从宋词中我们能听到一个时代的叙述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李皓冰 美编：陈明丽

短史记

烟花的历史演变